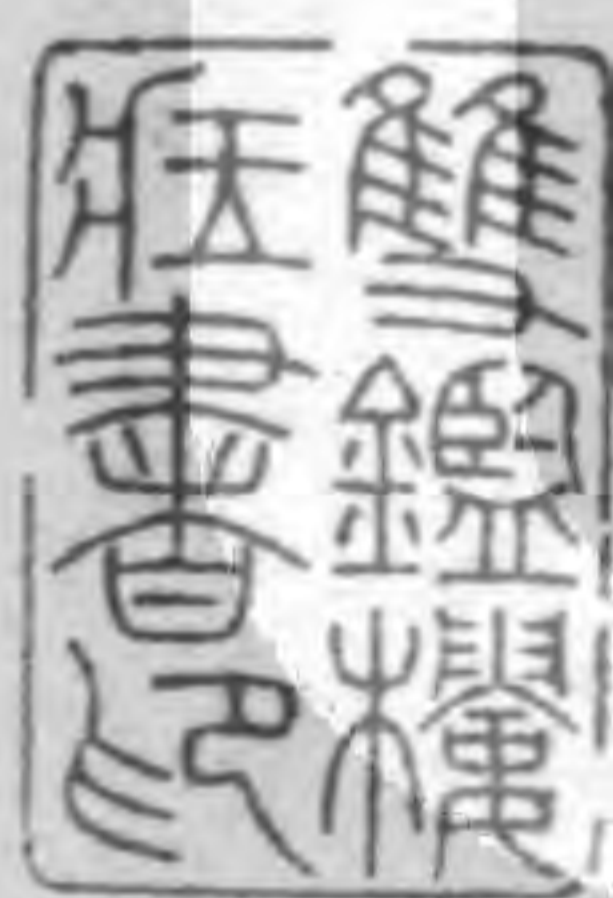




先君生平所著文每脫藁往往為門人持去雖多散
軼然所加意者未嘗不存於家在安亭有安亭稿在
都水有都水稿往歲官邢州亦嘗自揀選至於應酬
之作多所刪去今子祐等少加增益而又入以應制
之文彙成一集共得文五百餘篇分為三十卷詩百
十首為一卷又壽文一卷雖不足以盡先君生平之
制作然有關於世道及足以輔翊乎六經者可謂什
之七八矣今所行於世者多非先君遺意又率多贗
本讀者宜察之至於五經註解當自成為一集尚未
及錄焉男子祐謹識 龍丘翁良瑜兩金堂梓行

歸先生文集小引



吾師震川先生天挺人豪夙負奇質

於群經諸史靡不淹貫而為文逼追

班馬家法海內學者咸向慕之願吾

師卒於官而家弗給其文不能行於

世書林翁賈請梓而傳之梓垂成謀

所以冠諸首者詩乃徃海虞求於
相國老師養翁嚴公、躍然以喜曰
而師真文章家也徃歲乙丑而師登
第余謂宜列史館惜當事者格於限
年之議遂補外職後雖嚮用而未展
其才余負快、久矣今其文章可為

不朽序之固吾責也梓旣成詩徃請
如初會老師有如夫人之喪未克以
為而許之復如初且曰吾與而師意
氣相感有不容不為者茲以向慕者
衆索者爭趨焉賈人亦亟欲其行也
遂出以與四方之士共焉詩故僭為

之引若吾師克養之邃教越之完深
入乎文字之妙者相國老師能鑒之
固將著於序以彰其美而永其傳也
余殆無敢喙矣

萬曆三年十月既望門生周詩拜書



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經術

洪範傳

易圖論上

易圖論下

易圖論後

大衍解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公子有宗道論

尚書敘錄

孝經敘錄

經敘錄序

卷之二

議

○ 備倭事畧

○ 禦倭議

三途並用議

馬政議

卷之三

書

答顧伯剛書

○ 示徐生書

○ 山舍示學者

○ 與潘子寔書

○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 上方參政書

○ 答俞質甫書

○ 論禦倭書

○ 上趙侍郎書

○ 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論今年水災事空書

寄王太守書

○ 遺王都御史書

卷之四

書

上徐閣老書

○ 上瞿侍郎書

○ 上萬侍郎書

上王都御史書

○ 上高閣老書

卷之五

制誥

○ 上趙閣老書

前任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

治賜謚文毅誥文

諭祭贈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裴爵并配

贈夫人楊氏封太夫人郤氏文

諭祭提督福建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塗澤民文

諭祭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鵬文

諭祭原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劉畿文

封朝鮮國王妃朴氏誥文

奏疏

進香疏

奉慰疏

乞改調疏

乞致仕疏

卷之六

策問二十六道

卷之七

馬政志

卷之八

序

史論序

玉巖先生文集序

山齋先生文集序

卓行錄序

草庭詩序

水利書序

戴楚望集序

項思堯文集序

卷之九

序

平和李氏家規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 太僕寺誌序 代

華亭蔡氏新譜序

龍游翁氏宗譜序

○ 西王母圖序

綠衣春燕圖序

卷之十

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何氏二子序

送宋知縣序

送郡太守歷下金侯考績序

送王別駕考績之京序

送南京虎賁衛經歷鄭君之任序

○ 送太倉熊太守之任光州序

送段別駕之京序

卷之十一

序

送童子鳴序

送狄承式教諭青田序

送熊分司之任滇南序

送計博士序

送張子忠之任南昌序

送蔣助教序

送陽曲王太守叅政陝西序

卷之十二

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送龍陽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送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送濬甫魏鴻臚南還序

送毛文高之任元城序

送南駕部吳君考績北上序

送周給事興叔北上序

送余先生南還序

○ 送顧太僕致政南還序

卷之十三

序

○ 贈張別駕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贈陽曲王公分司太倉序

贈戚汝積分教大梁序

贈俞宜黃序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贈峩眉寺覺異海上人序

卷之十四

記

可齋記

耐齋記

失刻後補

○ 陶菴記

○ 畏壘亭記

櫟全軒記

悠然亭記

菊窻記

○ 顧原魯先生祠堂記

婁曲新居記

清夢軒記

○ 寶界山居記

南陔草堂記

○ 題玉女潭記

莪江精舍記

震川別號記

卷之十五

記

○ 見村樓記

○ 貞義堂記

世美堂後記

○ 華史館記

○ 杏華書屋記

○ 遂初堂記

○ 見南閣記

○ 夢鼎堂記

○ 重修承志堂記

○ 重修承志堂左右夾室記

○ 順德府通判廳記

○ 順德府通判廳右記

重修闕里廟記

卷之十六

記

○常熟縣趙段圩堤記

○唐行鎮免役夫記

○吳郡丞永康徐侯署崑山縣惠政記

秦國公石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太僕寺新立題名記

長興城隍神靈應記

○張氏女貞節記

吳山圖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卷之十七

雜著

○貞女論

○譜例論

水利論

水利後論

三江圖敘說

淞江下三江圖敘說

馬政蠲貸

馬政庫藏

言解

解惑

道難

懼讒三首

既喻

性不移說

讀金陀粹編

卷之十八

讀王祥傳

雜著

興安伯世家

記壬午功臣

書安南事

馬政職官

馬政祀祠

卷之十九

雜著

夏氏世譜

歸氏世譜

歸氏世譜後

先妣事畧

勅命事畧

書里涇張氏妾事

卷之二十

行狀

○ 吳純甫行狀

封中憲大夫興化府知府周公暨配晏恭人

行狀

○ 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封文林郎分宜縣知縣許君行狀

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 詹仰之墓誌銘

葉縣丞蘇君墓誌銘

○ 歸府君墓誌銘

昭信校尉崇明沙守禦千戶所正百戶晁君

樂清丞沈君墓誌銘

外舅光祿寺典簿魏公墓誌銘

鴻臚寺司賓丞張君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太學生葉君墓誌銘

撫州府學訓導唐君墓誌銘

太學生周君墓誌銘

車駕司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陸允清墓誌銘 抑齋夏先生墓誌銘

趙汝澗墓誌銘 汝南周君墓誌銘

張孺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周孺亨墓誌銘

王府君墓誌銘

王邦獻墓誌銘

建安縣尹沈君墓誌銘

朱隱君墓誌銘

馮會東墓誌銘

葉母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氏墓誌銘

太學生陳君妻郭氏

墓誌銘

顧孺人墓誌銘

鄭漢卿壽藏銘

并敘

○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顧公

權厝誌

并銘

亡兒翮孫壙誌

卷之二十三

墓表

亡友方思曾墓表

從叔父府君墳前石表辭

通政使司左叅議張公墓表

封奉政大夫南京兵部郎中王君墓表

淮慶府推官劉君墓表

勅贈翰林院檢討許府君墓表

貞節婦季氏墓表

卷之二十四

碑碣

南陵何氏墓碑

○ 葉文莊公墓地免租碑

○ 中憲大夫貴州思州府知府贈中議大夫贊

治尹貴州按察司副使李君墓碑

玄朗先生墓碣

張季翁墓碣

褚隱君墓碣

贈文林郎邵武府推官吳君墓碣

宣節婦墓碣

曹節婦碑陰

卷之二十五

銘

為善居銘 并敘

素節堂銘

鎮平王府大奉國將軍孝門銘

聖井銘 并敘

頌

詹事陸公壽頌

周御史保障江南頌 并敘

松江新建行省頌 并敘

巡撫都御史翁公壽頌 并敘

贊

周公像贊

葉文莊公像贊

宋先生像贊

雪牕老僧像贊

殷先生像贊

嘉瓜圖贊

松鶴圖贊 并敘

錢春林先生像贊

約齋錢睢州像贊

卷之二十六

傳

○ 歸氏二孝子傳

張自新傳

顧隱君傳

張元忠家傳

章永州家傳

戴錦衣家傳

京兆尹王公傳

洧南居士傳

弘玄先生自敘贊

卷之二十七

傳

○ 王烈婦傳

韋節婦傳

陶節婦傳

計烈婦傳

沈節婦傳

蔡孺人傳

卷之二十八

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陳伯生字說

卷之二十九

二子字說

祭文 哀辭誄附

祭方御史文

祭王方伯文

祭葉世德文

祭沈中丞文 吊何氏婦文

祭王儀部文

祭外舅魏光祿文

祭朱恭靖公文

祭顧方伯文

祭周孺亭文

祭胡學士文

祭沈養吾仲常文

祭楊忠愍公文

○ 謁宋文貞公墓文

同年祭陳封君文

祭張封君文

同年祭光封君文

同門祭光封君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祭葉夫人王氏暨世德夫婦文

祭外姑文

祭徐母文

告祭山神文

告祭城隍神文

祭城隍廟文

祈雨文

謝雨祭城隍神文

祈雨文

祀厲告城隍神文

御史中丞李公哀詞

思質王公誄

卷之三十

題跋

跋仲尼七十子像

題洪武京城圖志後

跋高麗圖經後

跋禹貢論後

題隸釋後

跋何博士論後

題仕履重光冊

題弘玄先生贊後

跋夏氏世譜

跋張心甫詩

書譙南遊卷後

書少司馬熊公年譜後

題興都志後

跋唐石臺道德經

開元二十七年

跋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

跋大佛頂隋永尊勝陀羅尼經幢 乾化五年

跋廣平宋文貞公碑 大曆七年

跋堯帝碑 大德元年

跋商中宗廟碑 開寶七年

題太僕寺誌後

書沈母貞節傳後

卷之三十一

壽序

○ 壽方御史序

○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 鴻臚序班吳君七十壽序

○ 壽周封君八十序

○ 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 張曾菴七十序

○ 壽晉其大六十序

○ 壽頤夫人八十序

○ 壽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序

○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丘恭人七十壽序

壽朱母孫太孺人序

壽顧太孺人陸氏七十序

鄆陵梁太夫人八十壽序

朱君同顧孺人雙壽序

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氏壽宴序

默齋先生六十序

姚安太守六十序

壽陳封君偕華夫人序

徐封君七十壽序

葛封君六十壽序

柳州計先生壽序

朱太夫人六十序

李氏榮壽詩序

立齋玉先生六十序

卷之三十二 詩

遊靈谷寺

鍾山行二首

甫里天隨寺

下第歸安亭寄友人

讀史二首

恨詩二首

送王柳州姊丈

舟阻沽頭聞陸行二十餘里到沛縣

詠史

和俞質甫夏雨效聯句體三十韻

南旺

沛縣

徐州同朱進士登子房山

自徐州至呂梁述水勢大畧

呂梁洪

鯉魚山

早渡楊子江

鄆州行寄友人

途中悼內三首

甲寅十月紀事二首

湖上逢王五

繚絲燈次西涯韻

乙卯春喜聞蠲貸有作

鄔駙馬於登春坊敝寓同諸友宴集

乙卯長至日安亭作

乙卯冬留別安亭諸友

謝陳君惠桃樹

讀佛書

山茶

春寒

感興

送友人讀書玄墓山三首

偶成四絕

書王氏墓碣寄子敬澱山湖上

火魚

余表兄澱山大叅以自在居士墨竹俾余題詩

贈孫太倉

送友人之婁塘次韻

素庵詩

清夢軒詩

自海虞還阻風夜泊明日途中有作

庚申中秋子敬聞余往東海時有小疾不得
相從作詩送行十五日宿天妃宮風雨不寐
因懷子敬作

自劉家河將出海口風雨還天妃宮二首

郭都總營中

郭都統戍劉家河因讌觀壁間文休承詩次
韻

庚申中秋偕王詹事張廣平楊百戶劉楊李
三文學詹事子一夔余子福孫從觀海遇雨
還賦此

海邊夜起飲酒聽楊昭信彈琴

辛酉秋次陸光祿端居篇韻

又次陸韻

二石歌

壬戌南還作二首

汶上

登濟城望城武

夜泊胡陵悼周孺亨

淮上作

寶應縣阻風

歸先生文集
送都水朱君視水張秋

西苑觀刈麥應制二首

送同年何子元之任靈壁

趙州石橋歌

瓊州張子的與余同年俱為縣令江南子的
自建德改當塗今入觀又改榮縣一歲中三
易縣居京師旅寓相近以詩為別

詠史

奉托俞宜黃訪求危太朴集并屬蔣蕭二同
年及長城吳博士

陰慶二年朝京師南還與宣平俞宜黃武進
陸太學同舟贈絕句

上巳日晚泊桑園次俞宜黃韻

鄭家口夜泊次俞宜黃韻因懷昔年計偕諸
公

淮陰舟中晚坐寫懷二十四韻

出港難

舟泊華亭普照寺河下書事因呈郡中故知
贈同年許太史使朝鮮還

奉酬馮太守行視西山關隘次宋庄見棄田

有作

偕馮太守於黃寺與諸友讌集有作
苦寒

魏郡謁按察張公留讌賦詩為謝

送沈伯庸僉憲之任荆湖

邢州承陳大理寄詩未及答將至京先寄謝

隆慶己巳赴京寓城西報國寺贈宇上人

邢州叙述三首

送陳玉叔淮安太守之任

送同年許侍御出按滇南

送同年溫都諫荆湖行省

香山九老圖

檀溪跳澗

宋康王乘龍渡河

十八學士歌

雲龍風虎歌

唐堯出遊康衢圖

觀漁

題秦皇跳虹霓澗圖擬作饒歌鼓吹曲一篇

題異獸圖

附

行狀

墓誌銘

墓碣

先君述

男

先君序畧

愍道賦

并序

祭文

歸先生文集目錄終

歸先生文集卷之一

吳郡歸有光著



門人王執禮校

經術

洪範傳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垂世
之大法此必天佑於冥冥之中而有以啓其衷者故
箕子以為傳之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
之書遂以為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為九疇者孔
安國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為洛書者二劉

之說以戴九履一為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說儒者用之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就如儒者說洛書之數縱橫變化其理甚妙禹顧不用而姑取一至九之名其亦必不然矣夫易之道甚明而儒者以河圖亂之洪範之義甚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於養生之家非聖人語常而不語怪之旨也洪範之書以天道治人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不過行所

無事少有私智於其間即鯀之汨陳其五行也讀洪範者當知天人渾合一理吾之所為即天之道天之變化昭彰皆吾之所為宇宙之間充滿辟塞莫非是氣而後知儒者位天地育萬物之功初不在吾性之外天陰隲下民天錫禹洪範九疇與五紀之天稽疑之天庶徵之天五福六極之天其天一也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政所以治人叶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是而後以五事施

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二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又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歛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後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艾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叙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之則見而為肅為乂為哲為謀為聖不敬則五事之則失而為狂為僭為舒為急為蒙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

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為之飲食為之貨賄為之祭報為之居室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於斬伐咸劉陳於原野肆之朝市亦所以厚之也期於胥匡以生而已矣人主不達乎厚用之意則建官立政漫無可據此官方之所以錯亂也五紀者以歲之數協月之數以月之數協日之數以日月之數協星辰之數以歲月日星辰之數協曆之數治曆明時隨時占候期於協而已矣建用皇極者天於兆庶之中獨命皇以治之則皇之一身固斯世之取則既為斯世之所取則不可無道以觀示之而所謂

道者又皆斯世之所同然特彼拘於氣稟狃於習尚
遂不知所以自立而皇亦不必屑屑焉求治於天下
而惟自盡其所同然者以立於此而風動之則天下
靡然知所嚮方矣建者立於此而則於彼之謂也又
用三德者正直剛柔弛張變化當正直而正直當剛
而剛當柔而柔視物之所宜而無取必於其間此又
用之道也稽疑者有所疑而不明故稽以明之事之
明者無待於稽事之疑者聖人亦不能不取決於神
汝則有大疑而卿士庶民群言並興將誰適從此卜
筮之建聖人所以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人之於天

其精氣相感捷若影響况人主為天地之心一念之
善喜見於天而和氣應之一念之惡謫見於天而沴
氣應之故欲觀己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應者以
驗之雨暘燠寒風之時則知其為肅又哲謀聖之應
雨暘燠寒風之恒則知其為狂僭舒急蒙之應驗之
為言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此人主事
天之誠也嚮用五福嚮之而惟恐民之不得乎壽富
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威用六極畏之而惟恐民
之或罹於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之極世之人主知棄
極取福矣孰能嚮而威之堯舜在上比屋可封民無

凶荒天札者此嚮威之實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
穡聖人察五行之性如此鹹苦酸辛甘聖人察五行
之變化而無所不在如此聖人之治天下不過因其
下而為之下因其上而為之上因其從革曲直為之
從革曲直因其稼穡而為之稼穡是以天不失時地
不失利物不失性以五事則敬以五紀則叶以皇極
則建以三德則又明於稽疑則有吉而無凶驗於庶
徵則得兩暘燠寒風之時嚮於五福則有壽富康寧
攸好德考終命之應八疇言用而五行不言用直言
其為五行者如此而聖人之用可見矣禹貢一篇不

過水曰潤下之一語如此而箕子以為彝倫之攸敘
者此也人在天地之間有此身即有貌言視聽思之
五事貌之體本恭而可以作肅言之體本從而可以
作又視之體本明而可以作哲聽之體本聰而可以
作謀思之體本睿而可以作聖故五事之言恭從明
聰睿者猶水之言潤下也此所謂有物必有則形色
天性也能敬用此五事則聰明睿知由此而出薦恭
而天下平矣所謂皇極雖兼總八疇而其綱又在乎
五事之一疇也八政唐虞則屬之九官禹則有六府
三事周家則謂之六典即此八政離合不同治內之

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食之居
之教之如是而後麗於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
禮不失撫字之恩常洽如是而不順則侵伐不為黷
此順施之序五紀雖五總之實曆數之一紀此亦王
者之政不序於八政之中所以尊天蓋人主繼天以
子兆民俯察民情而為之政仰觀天運而為之紀以
此與八政相對故不列於八政之中堯命四子舜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虞夏之間羲和之職最重故胤
征以傲擾天紀誓師周官歸之保章氏後世益輕太
史公以為近乎卜祝之間也皇極一疇言錫福何也

富壽安逸人主所欲致之於民而不能得之於天惟
其使民作善而期於回天地之氣此其錫福之微者
也福者天下之所共欲顧昏迷於行不知所則效顛
倒悖謬以自取戾人君建極以示之使知所則效而
為善以日圖致福之道是乃聚歛衆福以敷錫於民
也庶民得于觀感之間皆於汝之極保守不敢失墜
以應汝而錫汝保極矣凡天下之無有滯朋比德者
皆皇之化也夫皇之化斯民惟是立之則以示之使
之順治於不識不知之中而無假於聲色之末此皇
建其極之本肯然而鼓舞振作長育成就之功亦時

行於其間於以扶掖引誘以發其攸好德之心于其
有為有猷有守者則愛念之而不忘不協于極而不
罹于咎者亦受之而康而色而不拒所以發其攸好
德之心民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而知歸于極矣虐
熒獨而畏高明政之不平而人心之所由以不服皆
起於此皇極之君必無虐熒獨而畏高明又于其有
能者與之以官使羞其行展其材猷以昌吾之國又
能厚其祿使之好于而家亦所以發其攸好德之心
蓋人而無攸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徒
為汝之咎矣攸好德者人之良心動而歸極之時也

人主作成一世之人在於發其攸好德之心而已攸
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
福明以建極為錫福之本曰予攸好德明以攸好德
為五福之綱遵道遵路即可以見蕩蕩平平之體言
皇極之化大普於世利用出入莫非是道之昭著也
皇極之道其所以致民之化如此是皆天之理天之
訓而人主無絲毫智力於其間知所謂蕩蕩平平正
直者則知所謂帝之訓矣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天子
之光如日月之照被日近日親而日尊也近天子之
光萬物熙熙之景象也歸極之民蓋如此平康之世

以正直治之強梗之世以剛治之和柔之世以和柔治之隨世而為輕重易之所以有小過大過也然一代之習尚多從人主性之所近高明者多於用剛沉潛者多於用柔此治體之所以不純故在矯而克之強弗友爨友稱其物之所感此剛克柔克也高明沉潛制其性之所偏亦剛克柔克也威福玉食之柄不移於下則正直剛柔之權在於上矣古者尊天而重神不敢自信而待於卜筮以取決而至誠無私之德常與神明通是以鬼神應之各極其理之所至而無毫髮之爽故卜筮必可信而禹以為治天下之一疇

擇建立卜筮人而命之卜筮蓋其重也如此卜之體色墨折有兩霽蒙圍克之五兆占之變化往來有貞悔之二體於其差忒不齊之中而衍之以觀其從違金縢卜三龜大誥朕卜并吉士喪禮卜葬卜者三人古者卜筮皆用三人蓋吾之所甚嚴而信之者僅取衷於一人時或不能與神明會故詳以求之龜從筮從蓋卜筮兼舉如龜筮協從大事先筮而後卜晉侯得阪泉之兆趙鞅遇水適火又筮之是也又有獨用之者卜稽如予夢協朕卜卜河朔黎水予得吉卜卜筮不相襲是也龜筮共違於人雖於卿士庶民有不

與先生文集 卷之二 兩金堂
恤夫既謂之大疑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知之者
著龜之理微矣兩暘燠寒風者天地慘舒之氣而繫
于人主視聽言貌之間蓋天人相感之機有不可誣
者故箕子以意類明之五者來備各以其叙所謂時
也極備極無所謂恒也兩暘燠寒風之時不同其為
休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修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
而已矣求其所以肅之必為雨乂之必為暘哲之必
為燠謀之必為寒聖之必為風者不可得也兩暘燠
寒風之恒不同其為咎之徵同也故以五事之不修
類屬之以為其當如是而已矣求其所以狂之必為

兩僭之必為暘舒之必為燠急之必為寒蒙之必為
風者亦不可得也漢儒不原箕子之意規規然務離
而析之所以流為災異之學庶徵以天道人事相推
較故又借歲月日星為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喻蓋
旁衍及之非本疇之正傳歲以統月月以統日歲與
日月運行不息而成生物之功王以統卿士卿士統
師尹王與卿士師尹勤職不懈而致天下之治積日
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
不見君臣上下小大繁簡之致見矣歲月日時無易
者王卿士師尹不失其職此百穀之所以成乂之所

以明俊民之所以章家之所以平康而為治之徵也
日月歲時既易者王卿士師尹失其職此百穀之所
以不成又之所以昏俊民之所以微家之所以不寧
而為亂之徵也治與亂存乎其職之失與不失而已
矣王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也如星有
好風好雨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則
固卿士師尹之責耳日月之行而有冬夏月之從星
而有風雨上之舉動繫乎民之休戚者如此也月入
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雨以其
氣相感故謂星之有好風好雨也福極天之所命者

而人主制其權故養之而可以使之壽厚之而可以
使之富節其力而可以使之康寧教之而可以使之
攸好德不傷之而可以使之考終命然有養之厚之
節之教之不傷之所不能及者故必有潛移默奪於
冥冥之中此所以為位育之極功而居九疇之終也
昔王荆公曾文定公皆有洪範傳其論精美遠出
二劉二孔之上然予以為先儒之說亦時有不可
廢者因頗折衷之復為此傳若皇極言予攸好德
即五福之攸好德而兩謂錫福者錫此而已箕子
丁寧反覆之意最為深切古今注家未之及也不

良先生文集 經術卷之一 兩金堂
敢自謂有得箕子之心於千載之下然世之君子
因文求義必於予言有取焉矣

大衍解

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
因著而起著之半故為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
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
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
扞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
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
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

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
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
歸之扞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於揲則
三奇見於餘六具於揲則三偶見於餘七具於揲則
二偶一奇見於餘八具於揲則二奇一偶見於餘不
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為營之終
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
數也掛扞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
策為正掛扞十二無當於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

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於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
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於少陽之七而揲四之
二十八則七也至於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
三者為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為六也故七八九
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
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為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
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矣故為少陽
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
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
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曆象逆行之術也故曰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奇之日而歸奇以象閏
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天子諸侯無冠禮論

儀禮有士冠禮無天子諸侯冠禮非逸也記曰無大
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
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明天
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
為人臣為人少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
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為元子之時

以士禮冠所謂有父在則禮然也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斯為踐阼之禮而已矣已奉宗統君臨天下將又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乎家語稱孔子荅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此孔子之遺言也益以祝雍頌公冠之篇焉則誣矣公冠曰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既醴降自阼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皆玄

端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天子儻焉曰自為主曰賓降阼嫌尊矣夫非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也且禮自上達而曰天子儻冠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而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冠又曰公冠四加玄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績諸侯之冠也蓋務為天子諸侯士庶之別而不知先王制

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庶者也

公子有宗道論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夫公子者別為祖者也何以為宗也曰公子非宗也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耳公子之大宗者公也已自別於正體無大宗矣雖其子為繼別之宗猶繼禰也迨五世當遷而後不遷之宗於是乎出未及五世猶小宗也所以謂之小宗而無大宗也公子雖無

大宗而不可謂之非大宗之祖雖為大宗之祖而未及乎繼禰之子所以謂之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公子一人焉而已無大宗是有無宗也無小宗是亦莫之宗也故曰公子非宗也非宗故謂之別子別子故為之祖為之祖故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而宗之道於是乎出先王之立宗大抵因別子之嫡庶而已二世之庶宗其繼禰者之嫡三世之庶宗其繼祖者之嫡四世之庶宗其繼曾祖者之嫡五世之庶宗其繼高祖者之嫡而為小宗之道出矣六世之庶宗其繼別者之嫡而為大宗之道

出矣小宗四大宗一并而為五宗而其變至於無窮
皆自於公子故曰不為宗而宗之道出焉也鄭氏曰
公子不得宗君君命嫡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所宗
者嫡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
其妻齊衰三月無嫡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
九月其母妻無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莫之宗
是公子有此三事也鄭以此為公子之宗道則非別
子為祖之義矣夫宗有散有合族人不得以戚君於
是乎散故號別子者以之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
為小宗於是乎合故號為小宗者以之先王之道由

祖而宗猶木之有本而為枝也得其祖則兄弟相宗
而宗之法行不得其祖則兄弟不相宗而別子之義
起今使公子自相宗夫公子不得祖先君矣宗於何
生且非先君之正體皆庶也而鄭又為嫡庶之說過
矣別子者宗之始也不可以亂故先王正其始正其
始者正其別也魯之三桓鄭之七穆古之遺制也

尚書敘錄

某少讀尚書即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
錄忻然以為有當於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
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

於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為
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為諸儒
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真偽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
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
辭可以達於聖人而不惑於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
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於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
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偽
書別於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慎重如此而唐
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為義疏而
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撥

拾於流亡之餘以薦老之年屢屢垂如綫之緒于其
女子之口千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
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
正吳公寔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
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習故漫
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於一代大
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
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為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於前
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孝經敘錄

孝經一篇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出之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獻之漢世傳孝經有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古文絕無師授至劉向校定并除卒以十八章為定魏晉以後王肅韋昭謝萬徐整之徒注者無慮百家莫有言古文者蓋古文并於十八章而孔氏之別出者廢已久矣隋劉炫始自離析增衍以合二十二章之數著稽疑一篇當時遂以為孔傳復出而儒者固已譁然謂炫自作炫又偽造連山魯史等百卷則炫之書又可信哉故嘗以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俱自孔氏

而廢興隱見於漢隋之際其迹畧同而其可疑一也晉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大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論經義荀昶撰進孝經諸說以鄭氏為宗其後陸澄謂為非玄所注唐開元七年詔群臣集議史官劉子玄遂請行孔廢鄭夫子玄以為非鄭之注可矣因欲以廢經而用劉炫之古文豈不過哉當是時儒者盡非子玄天子卒自注定從十八章仍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世謂之石臺孝經宋咸平中詔邢昺杜鎬等依以為講義而司馬溫公指解猶尊用古文其意識今文為他國疏遠之偽書蓋見新羅日本之別序而避

忘京兆之石臺也元吳文正公始斥古文之偽因朱子刊誤多所更定今予一從石本獨其章名乃梁博士皇甫偁之所標非漢時之所傳故悉去之予又著其說曰大哉孝之道非聖人莫之知也昔孔子嘗不對或人之問禘矣其言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至於刑四海事天地言大而理約豈非極萬殊一本之義意其所以告曾子者如此哉雖然其書非孔氏之舊也宋元大儒固卓然獨見於千載之下以破諸儒之惑矣然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自秦火之後諸儒區區掇拾而

文藝之全者尠矣非孔子復生莫之能復也今世所存如孝經家語大小戴之記要以為有聖人之微言故莫若俱存之而待學者之自擇也

經序錄序

代

予昔承乏汴藩因識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槧版行於世又為諸經序錄凡為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為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

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
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
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
第為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群儒都講親制臨
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
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馬鄭為古文
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
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開始命諸儒
粹章句為義疏定為一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
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

二至啖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
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徒
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人
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人
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
國遂用以取士 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
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
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
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
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

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海賦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群廟也洪範以後金滕召洛二誥之踈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汭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

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易圖論上

易圖非伏羲之書也此邵子之學也昔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以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宇宙之間洪纖巨細往來升降生死消息之故悉著之於象矣後之人苟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卜數隻偶之類人人盡自以為易而要

之皆可以易言也吾嘗論之以為易不離乎象數而象數之變至於不可窮然而有正焉有變焉卦之所明白而較著者此聖者之作也執其無端以冒乎天下旁推而衍之是明者之述也由其一方以達於聖人伏羲之作止於八卦因重之如是而已矣初無一定之法亦無一定之書而剛柔之上下陰陽之變態極矣夏為連山商為歸藏周為周易經別之卦其數皆同雖三代異名而伏羲之易即連山而在連山即歸藏而在歸藏即周易而在周易未嘗別有所謂伏羲

之易也後之求之者即其散見於周易之六十四卦者是已今世所謂圖學者以此為周之易而非伏羲之易別出橫圖於前又左右分析之以象天氣謂之圓圖於其中交加八宮以象地類謂之方圖夫易之於天氣地類蓋詳矣奚俟夫圖而後見也且謂其必出於伏羲既規橫以為圓又填圓以為方前列六十四於橫圖後列一百二十八於圓圖太古無言之教何如是之紛紛耶諸經遭秦火之厄易獨以卜筮存漢儒傳授甚明雖於大義無所發越而保殘守缺惟恐散失不應此圖交疊環布遠出姬孔之前乃棄而

不論而獨流落於方士之家此豈可據以為信乎大傳曰神無方易無體夫卦散於六十四可圓可方一入於圓方之形必有曲而不該者故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邵子以步算之法衍為皇極經世之書有分秒直事之術其自謂先天之學固以此要其旨不叛於聖人然不可以為作易之本故曰推而衍之者變也此邵子之學也

易圖論下

或曰自孔子贊易今世所傳易大傳者雖不必盡出於孔氏而豈無一二微言於其間子之不信夫易圖

以為邵子之學則然矣而邵子之所據者大傳之文也不曰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乎此其際謂橫圖者也又不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乎此其所謂伏羲卦位者也又不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乎此其所謂文王卦位者也曰此非大傳之意也邵子謂之云耳夫易之法自一而兩兩而四四而八其相生之序則然也八卦之象莫著於八物而天地也山澤也雷風也水火也是八者不求為偶而不能不為偶者也帝之

出入傳固已詳之矣以八卦配四時夫以為四時焉則東南西北緊是焉定非文王易置之而有此位也蓋說卦廣論易之象數自三才以至於八物四時人身之衆體與天地間之萬物何所不取所謂推而衍之者也此孰辯其為伏羲文王之別哉雖圖與傳無乖刺然必因傳而為此圖不當謂傳為圖說也且邵子謂先天之旨在於卦氣傳何為舍而曰天地定位後天之旨在於用傳何為舍而曰帝出乎震傳言卦爻象變詳矣而未嘗一言及於圖所可指以為近似者又不過如此自漢以來說易者今雖不多見然王弼

韓康伯之書尚在其解前所稱諸章無有以圖為說者蓋以圖說易自邵子始吾恠夫儒者不敢以文王之易為伏羲之易而乃以伏羲之易為邵子之易也不可以不論

易圖論後

或曰子以易圖為非伏羲之舊固已明矣若夫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所謂河圖洛書可廢耶蓋宋儒朱子之說精矣曰此愚所以恐其說之過於精也夫事有出於聖人而在學者有不必精求者河圖洛書是也聖人聰明睿智德通於天符瑞之生

出於世之所創見而奇偶法象之妙足以為作易之本理亦有然者然曰河圖洛書聖人則之者此大傳之所有也通乾流坤天苞地符之文五行生成戴九履一之數非大傳之所有也以彼之名合此之迹以此之迹符彼之名不與大易同行不藏於博士學官而千載之下山人野士持盈尺之書而曰古之圖書者如是此其付受固已沉淪詭秘而為學者之所疑矣雖其說自以為無所不通然此理在人仁者知者皆能見之龍虎之經金石草木之卜軌筮占算之術隨其所自為說而亦無不合豈必皆聖人之為之乎

大傳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天地之間何往非圖而何物非書也哉揭圖而示之曰孰為上下孰為左右孰為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天之告人也何其瀆因其上下以為上下因其左右以為左右因其乾兌離震以為乾兌離震因其巽坎艮坤以為巽坎艮坤聖人之效天也何其拘且彼所謂效變化則垂象者毫而析之又何所當也使二圖者果在如今所傳然其所謂精蘊者聖人固已取而歸之易矣求圖書之說於易可也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天者聖人之所獨得而人者聖人

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則駭而惑告人以人
人則樂而從故聖人之作易凡所謂深微悠忽之理
舉皆推之於庸言庸行之間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
之詞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
鳥跡而製字世之人求為車之說與夫書之義則有
矣而必轉蓬鳥跡之求愚未見其然也孔子贊易刪
連山歸藏而取周易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則圖書之
列粲然者莫是過矣今夫治之所貴者範而用者不
求範而求器也耕之所資者耒而食者不求耒而求
粟也有圖書而後有易有易則無圖書可也故論語

河不出圖與鳳鳥同瑞而已顧命河圖在東序與兪
弓和矢同寶而已是故圖書不可以精也於易者精
於圖書者也惟其不知其不可精而欲精之是以測
度摹擬無所不至故有九宮之法有八分辨文之畫
有坎離交流之卦與夫孔安國歆向楊雄班固劉牧
魏華父朱子發張文饒諸儒之論或九或十或合或
分絲絲不定亦何足辯也

歸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先生文集卷之一

